

数字化正在改变非遗的传播方式

岳永逸

作为新的载体,数字加速了非遗的传播,数字与非遗的奇妙“混搭”已经是基本的社会事实。随着数字时代的全面来临,这种组合一定会进一步开疆拓土。

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历程,科技进步与文化发展密切相关。科技进步为文化发展提供重要动力,文化发展为科技进步提供坚实基础。其中,文字作为人类交流事务、表达思想的重要载体,在人类文明的演化中又发挥了重要作用。此前需要口耳相传的知识、眼见为实的技能被记录下来,后人也因此在前人的基础上更新迭代。而且,不少由于种种原因失传的技术,也因有了文字的记录而在新的时代得以复原、更新。

笔者曾在安徽祁门、岳西一带

乡野寻访古旧戏台。地处山区,相邻的村子,口音也有着差异,不少本地人都不明所以。然而,散落在乡野的这些古旧戏台的文字、碑铭所记录的戏班、剧目、演员则将这些语言不通的村落连成一个整体。就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来看,文字社会的生命力明显胜于无文字社会。到了近现代,没有留声机、录音机、录音笔这些工具,很难想象会有当下口述史的盛行。新工具的不断涌现,变革性地改变着人类的文化生态与艺术形式。

在“话匣子”(广播)来到中国之前,在北京老天桥和天津等地以露天摆地卖艺维持生计的相声,虽以语言表演为主,却有着更多体态动作。事实上,边唱太平歌词边白沙

撒字“圆脸子”(招呼人),是当年相声艺人入门必练的基本功。因为露天摆地,要四围的观众都能看见,对口相声的两个艺人是面对面表演。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,随着“话匣子”的日渐盛行,口才好、声音好的相声艺人与“话匣子”有着天然的亲和力。进而,因为“话匣子”的介入和影响,相声艺人的口齿清楚、声音各色益发重要。到改革开放前广播“一统天下”的那数十年,相声也从原本是“看”,转型为主要是“听”,以致白沙撒字这一演员基本功逐渐失传。改革开放后,电视的普及以及网络时代的来临,直至当下抖音、小红书等新媒体的盛行,相声又开始了表演回归。哪怕是隔着大小不一、形制迥异的屏幕,“看”至少不逊色于“听”。这

使得纵然不再白沙撒字,相声演员的容貌、服饰、体态、表情甚至眼神再次具有了不言而喻的重要性。

显而易见,在相声的百年演进中,广播、电视、网络已经不仅仅是传播方式,它们实实在在地参与了相声的制造与生产。以不同方式传播的相声,明显具有不同的风格、不同的形态,培养了不同的受众,也造就着不同时代的生活方式、娱乐方式与审美实践。

国学大家钱穆曾指出,经过文字的记述加工,《诗经》中的“国风”已经不是纯粹意义用方言传诵的“民歌”,写下来的“国风”因为文字这一载体而具有了更广的传播范围、受众和普遍性,与“雅”“颂”并无本质差别。以此观之,亦如相声,作为新的

技术、载体,数字化不仅是当下非遗必然有的保存方式、传播手段,会助力非遗的保护、传播与传承,它同时还在生产着非遗,至少是使“实体”的非遗出现了“数字非遗”这种新形态。它们有着各自的受众、流布的场所。这些新形态,共同构成了今天非遗保护与传承的新样态。

数字化正在打造、革新着非遗的形态与生态,是非遗传播也是非遗传承的革命性力量。借助它,非遗更能有效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。这样的传播,也就成为一种切实有效的生活传承。(据《光明日报》)

文旅时评

留坝秋游札记

伍宏贤

趁着景色正好,我们一行十数人决定到留坝去赏秋。

下了宝巴高速武关驛出口,前行一公里,就到了留坝旅游接待中心。留坝县是汉中市西北部的一个小县,全县人口不到四万,县城更是弹丸之地,乃因“刘”姓住此一块山间川坝,而得名“刘坝”。后因汉初三杰之张良,被封“留侯”且隐居于紫柏山下,遂改名“留坝”。

留坝县“一业为大”,旅游资源富集,全县上下铺定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,旅游业风生水起。

青羊铺村是我们的第一站。

秋风中,两岸青山如川剧变脸,黄起来,红起来,斑斓起来。风干的玉米秆,像一支行进的队伍,迎风而动,脚步声声;一旁的溪流发出淙淙之音,似在欢歌唱唱。一棵高大的核桃树,栉风沐雨,似一位饱经风霜的老者见证着历史,诉说着沧桑的故事,

太平山是我们的第二站。在这里登高望远,俯瞰留坝县城,眼中皆是风景。站在一处观景台上,放眼望去,远处青山如黛,层峦叠嶂,山岚氤氲连绵,如梦如幻,如诗如画。留坝是个小小山城,一条国道横穿其中,半辆烟工夫就能走通县城。据说,来一个陌生人,不出半小时,商店的售货员,都知道城里来客人了。虽然,此刻的我们,如片片秋叶(都已退休),但融入大自然的斑斓里,何尝不是一种自由自在的乐事呢!快乐,可以使你忘我而无忧,可以横生童趣。这不,不远处的台阶上,有三位中年妇女,席地而坐,手中拿着针线,在鞋垫上绣着花。这情景,已是多年未见了。她们在这大山之中一针走线,将心中所想绣于薄薄的鞋垫之上,何尝不是在放飞自己的梦想?我问:一天能做几双?“咯咯咯……”我冷不丁的问话使她们笑出了声:“绣着玩的……”是的,从这发自内心的真诚的笑声里,能够感觉到她们真的是在“玩”啊!

第三站是寻幽栈道。“栈道”一词,基本的解释是指沿悬崖峭壁修建的一种道路,又称“栈阁之道”。这是古代交通史上一大发明。人们为了在深山峡谷通行,且平坦无阻,便在河水隔绝的悬崖绝壁上用器物开凿一些菱形的孔穴,孔穴内插上石柱或木桩。上面横铺木板或石板,可以行人和通车。为了防止这些木桩和木板遭雨淋腐朽而腐烂,又在栈道的顶端建起房亭(亦称廊亭)这就是阁,亦称“栈阁”。相连贯的称呼,就叫“栈阁之道”,简称为“栈道”。

先民早在战国时即已修建栈道。秦惠王始建褒城褒谷至郿县(今眉县)斜谷的褒斜栈道。秦伐蜀时修了金牛道。世人耳熟能详“明修栈道,暗渡陈仓”的故事就是明面上大动干戈修一条被项羽耻笑为不可能的“褒斜栈道”,实则集中优势兵力,从陈仓(宝鸡以东)之道,直击咸阳。《史记·高祖本纪》载:“……项王使卒三万人从,楚与诸侯之慕从者数万人,从杜南入函中。去辄烧绝栈道,以备诸侯盗兵袭之,亦示项羽无东意……”八月,汉王用韩信之计,从故道还,袭雍王章邯。邯迎击汉陈仓,雍兵败……”所以,途经秦嶺腹地的留坝的这段褒斜道,就成了一个伟大的传奇。

留坝之所以千古留名,除了这条栈道具有传奇色彩外,还有马道镇夜涨的寒溪,英雄神仙的庙台子(张良庙)。“不是一夜寒溪涨,焉得汉室四百年”。两千多年前萧何追韩信到留坝的马道这条溪流旁,河水陡涨,阻挡了韩信的坐骑,经相劝,韩信返回汉中,被刘邦拜为大将,出“明修栈道”之计,定关中,平中原,建立了西汉王朝。而后,张良急流勇退,在留坝紫柏山下的庙台子,追寻师傅黄石公,潜心修道,不参政事,留给后人不争于世“英雄神仙”的美名。

刘邦得以成事,其追随者张良、萧何、韩信三位人杰功莫大焉!因之,刘邦在大汉王朝成立大会大宴群臣时,即发出内心感慨,说出了那句千古名言:“夫运筹帷幄之中,决胜千里之外,吾不如子房。镇国家,抚百姓,给饷餮,不绝粮道,吾不如萧何。连百万之军,战必胜,攻必取,吾不如韩信!”

两千多年后的今天,我们十余文化人面对栈道遗迹,回望这段历史,心情正如作家王蓬先生的感慨,“面对无言的青山,湍急的溪流,残留于悬崖峭壁之上的石梁、栈孔、碑刻,仁立呆看,只觉一股气势扑面而来,让人为古人的胆识、气魄与智慧激动。”他同时还连发三问:为什么偏偏是这种形制,不是另外的形制?为什么同样一段古道,秦汉、隋唐、明清却各有不同?古人究竟出于何种思考?我想,这样的寻访、追问,在未来的时光里仍将继续……

履痕处处

拜将坛

东方狮醒图

侯邦弟作



陂塘里面有故事

喻东平

角塘、老张塘六塘各宽百余亩、数十亩不等。”

到清末、民国时期,汉中巴山浅山区以及北部丘陵区水利灌溉已有规模,陂塘蓄水随处可见。

汉中最著名的陂塘莫过于饮马池。饮马池在汉中城区东南隅,所以也叫东湖。公元前206年,鸿门宴风波后,刘邦听从萧何等功谏,忍辱就任汉王,率部来到汉中,建都南郑(今汉中城区),驻跸于古汉台。常常饮马于近在咫尺的东湖,后人就称为饮马池,现在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。

饮马池水面6358平方米,呈椭圆形,四周围青砖和浅红色石条砌成,四季有水。湖西侧清代石坊石刻尚存,池东南角有明代古城墙和高约20余米的三台阁,被列为汉中市“两汉三遗址”的重要景区。现存有“神龙能作苍生雨,饮马常怀赤帝风”的石刻。饮马池地势低洼,每遇秋雨,水满为患。清嘉庆、光绪年间,曾两次大规模修整。

三台阁在城墙上,饮马池在楼阁下,高低错落,相互映衬,无论站在城墙上还是饮马池边观看,都是一幅优美的风景画。从前,这里有

怡,《留坝厅志》始稿的起草者,在留坝任职二十年,曾作《留坝六咏》,描绘了留坝的古六景,没有提及“豁然平旷”一个字眼。

或许我才疏学浅,不能见微知著,亦或是翻阅资料不认真,在《留坝县志》里,竟未找到有关“豁然平旷”的只言片语。

前几年在留坝县城关镇镇政府工作,曾参与过镇域范围内的林地现场调查,有意在青羊铺村画眉关组待了两天,没有发现朱闲圣的手迹。

留坝县境“尺寸皆山,崇岩邃谷,矇影不齐”,较大的平宽地块少之又少。虽然“豁然平旷”遗址没有发现,但分析山势、地貌、水经和《厅城棧道图》《云栈纪程》的记载及其标注,我认为,南环路与紫柏路交汇处至南新街这一地段都应该是它的区域。至于清朝汉中知府朱闲圣的手迹,很可能就在画眉关至县城路的那个山壁上。

与友言及此事,友也认可我对“豁然平旷”遗址的分析,最后又意味悠长地说了句“屋宽不如心宽”,令我痴痴地感悟了许久。是呀!胸中有禅意,何愁不豁然;心里无妄想,满眼都是平旷。

还继续寻找不?我一时半会决定不了了……

寻迹豁然平旷

宋晓轩

留坝县的古八景中,找不到遗址却又真实存在的属“豁然平旷”了。“豁然”二字,解释有很多种,这里应该取“倏忽,顿然”之意;平旷,即平坦宽广。两词组合起来,就是突然的平坦宽广之地。有“豁然”“平旷”字眼的文章很多,最醒目的是陶渊明在《桃花源记》里的“复行数十步,豁然开朗,土地平旷,屋舍俨然”一节,和孔子四十七代孙,宋人孔武仲的“驰提历湾纤,林木荣棘栗,豁然就平旷,天壤合一”诗句了。

“豁然平旷”在《留坝厅志》上有三处痕迹:一处是在《厅城棧道图》上,标注在画眉关和老鸦山之间;另一处在清代诗人张邦伸的《云栈纪程》里,“初九日,由留坝循褒水东岸南行三里,石壁有‘豁然平旷’四字,亦朱闲圣手迹”的文字记载;还有一处是在清代名臣兼学者的陶澐在《画眉关》中的“一线忽开云壑路,半山飞蹴雪花毡”诗句,可能也是对“豁然平旷”的现场描写。然而,作为留坝历史上之“狄吏儒师”的顺天府(今北京市)大兴人陈庆

循踪觅迹

农艺师张鹤鸣

张鹤鸣(1924.10-2000.6),城固县人,高级农艺师。1952年毕业于西北林学院,先后在城固县园林站、柑橘研究所工作。毕生致力于城固柑橘及果树栽培技术的推广,被誉为汉中柑橘及果树产业发展的科技奠基人和推动者。1985年,对“城固柑橘园中晚熟品种多而导致经济效益低的问题”进行详细调查,并自费到浙江引回5000多株特早熟、早熟温州蜜柑树苗。在城固栽植成活后,他无偿给农户提供接穗,取得亩产超过4000千



汉中市地方志办公室 汉中日报社 合办

陂塘就是池塘,老百姓也称作堰塘。据相关资料统计,1949年,汉中境内共有陂塘10192口。直到现在,也还有6022口。大都分布在丘陵浅山地区,多数陂塘为堰塘(渠)串联、蓄引结合、农闲蓄忙时用的灌溉形式,独立灌溉的较少,部分陂塘还结合发展水产养殖,开展农(渔)家乐经营,给古陂塘利用赋予了新内容。

我市发展陂塘灌溉的历史比较久远。汉中在古代是联系关中与巴蜀的重要节点和通道,境内有汉江、嘉陵江及众多的河流,优越的地理优势和水利条件,加之少战乱少动荡,社会基本保持着稳定,因而保证了陂塘水利得以较好地发展。1965年在汉中市北区北郊石马坡、1978年在勉县老道寺发掘的东汉墓葬中,均有陶陂塘与陶稻田模型出土。其中勉县汉墓出土的圆形绿釉陶陂塘池,直径360毫米,高90毫米,壁厚15毫米。池内有泥塑荷叶、莲苞和含苞待放的荷花,正中有一大荷叶,叶面蹲一只青蛙,呈跳水状。池底部还散布着鱼、鳖、螺、菱角等,连池边沿的蚂蟥、鸭子都清晰可见。从形状上看,这就是一座人工修建的池塘的模型。

保存于汉中市博物馆的陂塘稻田模型,也是泥质陶,灰色,长方形,

汉上钩沉